

恋人たちの森



恋人们的森林

〔日本〕 森茉莉 著

谢同宇 译

梁艳萍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人们的森林 / (日) 森茉莉著; 谢同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1
(森茉莉作品)
ISBN 978-7-5447-6629-6

I. ①恋… II. ①森… ②谢…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336号

KOIBITO TACHI NO MORI by Mari Mori

Copyright © Masako Yamada 197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Ā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Ā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96号

书 名 恋人们的森林

作 者 [日本] 森茉莉

译 者 谢同宇

审 校 梁艳萍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新潮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4千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29-6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录

- 波提切利之门 ...1
- 恋人们的森林 ...68
- 枯叶寝床 ...138
- 星期天我不去 ...225

波提切利之门

将近十年前，由里住进了田窪家二楼那个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她把自己的床安置在那个名叫田窪信吉的确乎不太幸福的男人曾放床的地方，生活起居就在那张床上。

田窪信吉是那家的主人，当时已经去世了，据说生前是东京大学湖沼学这一古怪学科的教授。不知为什么，大概是与妻子不睦，他的肖像照片没有摆在家人屋里，却挂在了由里房间墙上那个可以俯视床的位置。由里慢慢开始观察他家的光景，觉得肖像照里的他对其家人的看法和自己一样，有时甚至感觉他在对自己说话。肖像照里，他是一个长得像英国人般的漂亮老人，眼睛大，眉毛离眼睛近，面容下潜藏着某种激烈的东西。从昭和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①，由里一直

^① 昭和二十三年为1948年，昭和二十五年为1950年。

待在他家，期间她尝到了——“尝到”比“见到”更贴切——田窪家的气氛，那是种彻彻底底的阴郁。由里在那儿还经历了一件令她非常痛心的事。

那是一座大宅子。整座建筑在荒芜的庭院中显得苍白而朦胧。若不是由里，别的租住者或许看见那宅子就回去了，而由里这个人对事物的异常毫无感觉。一个俨然一家之主的老妇人在家里轻轻飘移，仿佛身上裹了好几层灰色衣服。她是一个丑陋的银发老妇人，细眉毛下是肿眼皮和一双瞪着的小眼睛，鼻子短而扁，鼻子下是又窄又薄的嘴唇，有一种诡异的气质。在这个家中，这位名叫绘美矢的遗孀的心情无疑左右着一切。不仅如此，院子的角角落落，坏掉的院门内侧，屋外的树丛、铺路石边等杂草丛生的宅院外围，以及摆着老式家具的阴暗的室内各处的空气，也都和绘美矢息息相关。绘美矢的心情造就了这个家。尽管事情看上去好像是先有了这个家，而后绘美矢夫人才从中浮现。通往二楼的楼梯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走廊地板木纹泛黑、凹陷处发白起毛，每当有人走过便嘎吱作响，其上飘移着绘美矢这团轻若无物的灰东西。从那灰东西的顶部源源不断地发出仿佛从铁丝管中传出的细小而激动的尖叫，那是咒骂声。

这种简直就像是建筑与人在相互腐蚀的状况似乎老早就开始了。田窪信吉在由里住进他家七年前就去世了。田窪信吉的死和日本战败，以及满脑子都是面子上的事儿的绘

美矢夫人的优柔寡断，是造成这户人家如今景况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则是绘美矢夫人内心无可救药的麻烦东西。田窪信吉虽只是个大学教授，但显然家境曾经颇为殷实；另外，萦绕在绘美矢夫人脑海中的旧梦也是一个原因，待在这所大房子里，会感觉黑亮的板壁角落、橱柜的阴影里隐约传来这户人家昔日热闹的喧哗，像八音盒的乐声一样鸣响。走进厨房门口时，由里会突然停下脚步打量被熏黑的大厨房，不由自主地凝神倾听。厨房里摆着如今似乎只有古董家具店才有的沉甸甸的橱柜和餐具柜，还有布满裂痕和污垢的油光光的烹调台。厨房到饭厅的过道上，那台冰箱也是又黑又旧，门把手都生了锈。地板到处都黑得发亮，看不见的风从房中吹过。煤气灶台生了红锈，上面放着豁了口的西洋盘子、竹轮卷和用经木纸包着的某种东西；正中凹陷、四角磨圆的伤痕累累的砧板上，剁得黏糊糊的老腌菜乍看还以为是肉糜，填平了砧板凹处，略微凸起，形如静卧的蛞蝓。绘美矢夫人穿得鼓鼓囊囊的，外面套着褪色的制服。她伸出结实、有皱纹的胳膊，从橱柜里取出茶具。看到绘美矢夫人厚厚的肩膀仿佛流露出不满、愤怒，由里听到的往日的喧哗声便变得更加清晰。那是家里来客人时的嘈杂：女佣们擦榻榻米和地板时的脚步声，开水沸腾的声音，东西煮熟的声音，脸颊发红的女佣埋头切菜时急促的声音，男客人欢快的笑声。其间穿插着绘美矢夫人发号施令时细而有穿透力的尖锐嗓音、动听

的笑声，年幼的二女儿麻矢弹钢琴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形成曲调。随着那片声响，由里甚至觉得阴暗的厨房和绘美矢夫人都微微晃动起来。

绘美矢夫人也没什么事，总在家里游荡。不过，在家里漫无目的地走动的不止她一个，还有她的二儿子沼二和长毛黑猫卡梅。沼二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青年，和谁都不说话。好像在互相躲避，他和绘美矢夫人从不碰面，一直各走各的路。卡梅遍体乌黑，全身长着长毛，脖子后面的毛更是长得像妖怪。它四处游荡，时而从绘美矢夫人身后轻飘飘地飞也似的上楼，时而跟在沼二或其他人后面。

不知不觉住进这种人家家中的由里，虽然被阴郁的风景包围，却没有搬出去。由里这个人有一种习性，一旦安顿下来就不会轻易挪窝。她无论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别人家里都这样，况且搬家挪窝就要面对烦人的杂事，需要费用，她宁死也不挪。

由里经常在外闲逛，一天多次进出田窪家的玄关。她对玄关有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回想起田窪家时，玄关就会出现在她眼前。贴在玄关正面玻璃门上的是一张描摹波提切利《春》中的女神的画，画中女神只画到胸部。由里从玄关入口进去前隔着玻璃门隐约能看见那张画，她每次看到那张画，沼二的身影总会悄然进入她的脑海。因为由里对沼二这个青年每天的生活多少有所了解，知道那张波提切利

的画是沼二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丁点自由时间里贴在那儿的。那天，沼二从玄关左侧的起居室里走了出来，右手拿着胶水，左腋下夹着硬撅撅的像是画了画的厚纸。那时由里碰巧撞见沼二，吓了一跳——她怕绘美矢夫人细而尖的、歇斯底里的嗓音从后面的厨房或屋内饭厅袭来。沼二自由行动——多半是要做怪事——都是在母亲出门，而且家里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都计算好，瞅准了的。由里惊讶之余，竟把这点给忘了。

沼二的行动总是受到母亲和其他家人的严密监视，因为田窪家的人讨厌他在显眼的地方胡乱走来走去。除了妹妹麻矢，其他人的目光都是严厉、冷酷的，沼二却没有畏惧的样子，看上去只是像在一心一意地躲避那些讨厌鬼。

沼二被田窪家的人当作弱智儿一样对待。他身穿黑灰色毛衣，白衬衫从毛衣的领口和袖口微微露出来。他身长腿长，是个长脸青年，紧挨着眉毛的那双大眼睛爱盯着人看。他的眼底有时会闪出凶光，由里却觉得那里也藏着温热的柔情。走路时，他一般把手插在后裤兜里。他动作迟缓，总是默不作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必要的话。沼二在这个家里被当成弱智，但由里以前曾经见过弱智青年，相比起来沼二显然不同。他固然走路飘忽，却无空洞之处；他的内在坚固，被某种东西充实着，背影也毫不空虚。由里不曾同他握过手，他那似乎有些汗湿

的凉凉的大手掌、从毛衣袖里伸出的过长的手腕，让她觉得有几分不寻常；但看着他的眼睛，她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低能儿。他也许只是一个怪人，没准有时还是一个狂人，由里心想。他的眼睛总是像发烧的人的眼睛，柔软的头发下面是宽阔的额头；他的额头紧绷绷、光溜溜的，带着冷冰冰的光泽。

沼二偶尔从厨房门口出来，漫无目的地乱走，或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在走廊、在各个房间里晃荡。此外就待在三张榻榻米大的起居室里。最初看见他的时候，由里怀疑自己看错了。那天由里听到客人的声音，便从厨房门出来，从后院绕过去，却见玄关拐角处的那扇玻璃门开了一条大约四寸长的缝，一个个子很高的年轻男子像块细毬子板^①一样站在门缝后面。那个男子用锐利的目光凝视由里，他便是沼二。

有一次由里走向院门准备出去，便门突然“哐当”一声开了，沼二勉强钻进门，挺起长长的身躯朝她这边走来，那时她在明处看见了的脸。由里发现他脸上有智慧的光彩，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大好青年是不是受了什么诅咒，才被关在了这一副长长的、不漂亮的身躯里？这青年与由里屋里他父亲那轮廓鲜明的、英国人式的长相相似，甚至更有风采。如

① 一种貌似羽毛球拍但形状较小的玩具。

果抛开眼中的凶光，他还真是一个漂亮青年。

青年沼二凝视由里后垂下眼帘，露出一张像沉思的人那样显得有些痛苦的侧脸，与她擦肩走了过去。一股强烈的怒气从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冒出来，由里也看出了几分，而她能看出的那几分怒气少得可怜，他的内心深处似乎隐藏着她的脑细胞无法揣摩的压抑、内敛的感情。由里觉得所谓的普通人心里不会有那股怒气，那种怒气只有天才或伟人心里才会有。

那时沼二看由里的目光就像要分辨她是敌是友，由里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因为他的目光锐利异常。被他的目光盯视后，由里觉得自己对沼二既没有伟大的博爱精神，也没有好医生那样的热心关切。由里曾在楼下之类的地方突然与他擦肩而过，也曾在傍晚碰到他从附近的铺有供水管道的小路走来，他的脸总是显得很痛苦。他的额头显得尤其痛苦，由里感觉一个看不见的铁箍紧紧箍住了他的额头，而那铁箍绝对是摘不掉的。那是一个一刻都不能取下来放在一旁的铁箍，是神套上去的铁箍，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把它摘掉。不过由里认为，至少他内心是有内容的，即使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内容，但他绝不是一个空洞的人。由里在知识青年当中也见过很多空洞的人，他们似乎有什么主张、思想，而他们的主张、思想看上去好像都是借过来的。即使混沌不清，至少他内心是翻涌着什么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对内心涌

现之物重视些呢？——每当由里待在二楼自己屋里，伸开腿坐在床上，在摊开的稿纸上写东西时；或是把盛得满满的拌上蛋黄酱的生卷心菜丝（她深信生卷心菜有营养）和去籽的青椒（她去掉青椒里白喉病伪膜似的部分比去青椒籽还要用心），就像马儿或狗儿似的用叉子往嘴里送时，心里便会这样想。

田窪家的二女儿麻矢是沼二的盟友。在想来想去的时间里，沼二的同情者麻矢的心情慢慢变成了由里自己的心情。麻矢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犹如一朵初绽的、饱满的嫩红蔷薇。拥有麻矢温暖心房的一部分是很妙的一件事，如果由里是男人，一定会怦然心动吧。

就这样，由里对沼二这个青年有些兴趣，每次看到玄关处的那幅《春》，沼二的身影就会进入她的脑海。看到那张说明着他仅有的片刻快乐时光的画，不知何故，由里的脑海会马上被他的身影占据。凝视之间，由里会发现那是张悲哀的画。

沼二萦绕在由里的脑海还有别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对她来说不大愉快。由里和沼二相似，脑子似乎少根筋，手脚也慢；她心里潜藏着无端的愤怒，这也和沼二相似。原来由里暗地里认为，之所以小时候亲戚等人待她如绘美矢夫人待沼二一般，是因为她和沼二相似的缘故。茫茫然地信步游荡或许也是由里和沼二的相同之处，而他们的区别只在于，由里

还有几分将茫茫然的思绪整理成文字的能力。

由里上门租房与绘美矢夫人见面的一瞬间，绘美矢夫人多半看出了她和沼二是一路人，所以不到半年，绘美矢夫人对待她就像对待沼二一样了，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由里为了去咖啡店，为了买美国巧克力，战后开始上市的小方糖，上等绿茶、红茶等东西，把坐电车去离田窪家有两站路的大街当作每天的“功课”。不出去就受不了好像是由里的一种病，而那些东西在田窪家附近没有。一天早上，绘美矢夫人逮到由里去洗濯间，不顾一切地宣布：

“今天我要出去一下，团女士您就在家待着吧。”

由里嘴巴蠕动了一下，绘美矢夫人赶紧又说：

“您一定要到上北泽站去吗？”

由里听到“一定要”这几个字，心头袭上一股自己每天奇怪的“功课”确实十分异常的自卑感，加上绘美矢夫人说话的口气又冲，便不得不沉默了。日本人对别人的生活议论过多，可一个人的每一天全是这个人自己的！由里习惯性地把问题扩大到全体日本人，生气地回到二楼。

绘美矢夫人那套干涉由里自由的做法一点点地延伸，渐渐将由里包围在烦闷的罗网中。由里对沼二感兴趣纯属理所当然，她与沼二也作为共同拥有一种心情的伙伴而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

作为田窪夫人的绘美矢身体结实，胸脯和男人一样宽，

体重好像也不轻，但不可思议的是，她活动起来轻飘飘的，仿佛又大又柔的东西在动。她经常把自己这个裹着好几层灰布的大东西送到二楼，有一天她来到由里房间，坐在卧室一角，对由里说起自己死去的丈夫。她说，田窪信吉生前脚气加重，右脚一直肿到脚跟，不仅不能自由活动，还会周期性的受到剧痛袭击；疼痛一发作，他的叫声在屋外都听得到。她还说，当年她随身带着一个皮包，里面装着给丈夫那肿得像圆木的脚用的大量纱布、外敷药、冰块等物品，陪丈夫一起旅行，遍访了日本的大学。

由里一边从绘美矢夫人漫长的“护士”生活中探寻她歇斯底里的原因，一边细细地打量她。在明亮处细看会发现，绘美矢夫人从脸到颈部上半段泛着一种奇异的、很少见的紫黑色。那脸上抹着润泽的白粉，后来由里才明白，那是为了掩盖染发剂过敏发炎留下的痕迹。不知为什么，她顶着一头有几分发黄的花白鬃发。从这个纹丝不动地稳坐着的灰色团块中，话语像蚕丝一样源源不断地吐了出来。

看到绘美矢夫人那胭脂虫红晕染出来似的薄嘴唇像在舔茶碗沿儿似的喝着茶，由里产生了某种肉欲的想象。她脑海里浮现出仆人似内的胸膛。即便初秋，似内也只穿一条军裤光着上身走路。住进田窪家没几天，一天下午由里从外面回来走进便门，只见一个男子半裸着身子走过来。男子穿着军裤，系着一条缠在马腹上的那种皮带，一只手贴

在胸前，他看了看由里，与她擦身而过。那是由里第一次见到似内。似内的窄额头、头皮隐约可见的板寸发型、眼白居多的眼睛给由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由里多次见到似内，对他裸露的胸部有一种奇怪的厌恶感。似内的胸部肤色偏黄，似乎一按就瘪；乳头则像不断被猛吸的母亲乳头一样，粗糙扁平而且看不到乳晕。似内的胸部让由里感到恶心。终于，似内的乳头和绘美矢夫人不停翻动的薄嘴唇在由里的脑海里关联在了一起。由里的脑海中浮现出她在过去的人生中根本没有机会去想象的场面。二者的关联性在由里心里留下了惊异感，并挥之不去，那更提醒了她不怀好意地去观察他们。

似内这个男人看起来也不大像做事的样子，只是瞪大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四处行走。从他走路的样子中，由里感觉与其说他是一个无事可做的男人，不如说他更像一个身心完全沉浸在倦怠中的人。那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死气沉沉的生活的气息。与之相反，绘美矢夫人是一个健康的人，可以用“强健”二字形容。她的头发有三种颜色，除了脸和颈部，她身上的皮肤呈蔷薇色。她牙齿不好，食欲却旺盛，隔着衣服也能看出她结实的骨骼就像劳动妇女。看着绘美矢夫人男人般的宽胸膛，看着她细小而有皱纹的蔷薇色胳膊，由里会联想到用肩膀顶着撬棍，把陷进地里的马车撬起来的冉·阿让。绘美矢夫人这个人谈不上理性，正如那细而尖的

高八度的嗓音所示，她只是一个普通女性。她在言谈中故作高雅，这又证明她成长的环境似乎并不优渥。由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其间发现了绘美矢夫人和似内的行踪：某天绘美矢夫人四小时左右不在家，似内同时不见踪影，最后二人相继回来。那种事每月两次，没有例外。

绘美矢夫人继续说：

“要说田窪的脚，那在大学也有名。以前去京都参加皇家大典等仪式的时候，别人都穿大礼服或晨礼服，只有田窪被特许穿和服裤裙。那时他还得了一副银筷子，现在还收在家里，夹菜用的银筷子，我下次再给您看吧，那可是纯银的呢，像簪子一样的。团女士，风度翩翩的令尊也是那样啊，是位好父亲……反正他的脚不好使。就是脚不疼的时候，他怎么也坐不下来，只能靠在椅子而且是特别好、特别软的椅子上，左脚一直伸着。”

由里租了以前就向往的有阳台的房间，有权把椅子搬到阳台上，这样既可以喝红茶，又可以呆呆地、不经意地思索（说她天生喜欢浮想联翩大概不错）。但由于绘美矢夫人喋喋不休，她总是不得不放下自己当时拥有的那项特权，从而无法充分享用阳台，感到焦躁不快；她一边压抑着那股不愉快的焦躁感，一边望向阳光强烈的窗外。绘美矢夫人的话题则从她护理丈夫的腿脚转移到吹嘘自己能搞到美国物资，这是她的一贯套路。据她说，那些食品、衣物是麻矢的朋友从

美国直接邮寄过来的。

由里的烦心事还不止于此。

绘美矢夫人虽然偶尔能搞到美国物资，但自从新日元问世以来，她的经济状况便陷入了窘境，而她家除了由里待的那个六榻榻米大的房间之外，还有两间空房，两个女子便租住了进来。其中一人叫山内千势子，是个女事务员，因与社长有染而租得起价格高昂的房间。另一人是个身量大、脸儿长的迟暮美人。她名叫木谷朱莉，三十七八岁，据说父母有一方是瑞典人，所以她有七分白人面孔。她没有日本女人奇怪的虚荣、羞涩、小心眼，却怎么也住不惯没有椅子的屋子，态度粗鲁，歇斯底里。当歇斯底里的朱莉与歇斯底里的绘美矢夫人碰撞时，情况就变得一团糟。要知道，当病人和病人碰在一起，当事双方会对彼此的病症浑然不觉。那时的朱莉威风凛凛，仿佛换上神话时代的衣服、发饰就会成为素盞鸣尊^①第二。绘美矢夫人一与朱莉交锋，在由里面前展示的贵妇风范也就荡然无存。她们在饭厅里尖叫时，厨房里的由里就会听到她们惊人的话语，绘美矢夫人的话锋从攻讦朱莉没交房租转移到侮辱她勾搭美国大兵。她们歇斯底里到了极点，嗓音犹如婴儿用指甲挠玻璃的声音。为了压过绘美矢夫人的嗓音，朱莉高声叫嚷：

^① 日本神话人物，性格粗野勇猛，相传他被放逐后曾斩杀过八歧大蛇。